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二〇一二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張價人民幣五角

今日本報要目

一、邊區生產會議確定大力恢復和興修水利
二、新華社社論：評國民黨對於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
三、滬寧、滬杭甬鐵路工人罷工鬥爭獲得勝利
四、離石分區總結出去年生產經驗
五、崞縣白村深入整黨中整個黨員的思想作風
六、各地解放軍熱烈學習毛主席聲明
七、希民主軍一月份殲敵五千
八、巴黎數十萬人民大示威

邊區生產會議確定
大力恢復和興修水利
今年增加水地二十萬畝並恢復被河冲毀的耕地

（本報訊）邊區生產會議確定大力恢復和興修水利，一九四九年增加水地二十萬畝，並有步驟地修理河道，恢復戰後被河水冲毀的耕地，並防止水災。會上確定「修水利和治水害同樣重要」。

關於水利，會議確認一九四八年有巨大成績，澆地邊地達二十四萬餘畝（主要在雁北分區），共增產糧四萬大石。今年在去年基礎上提高一步，確定方針如下：小水利發動農民自辦，中型水利基本上民辦而由政府予以技術幫助，人民無力舉辦之大水利由國家經營。平川水利與山地水利同樣重視，開水渠與打井、掏泉等大小水利同樣重視，尤其提倡水壕、引水入地、保存雨水、溶消冰水等辦法。修大水渠時須有重點有計劃，先修舊渠和工程較小的，當年能得利的渠，再修新的、工程較大的渠。與修幹渠同時，必須同時注意修支渠、毛渠和打地堰，使幹渠的水能全被利用，不致浪費。在這點上，去年雁北分區許多地方只注意修幹渠而不注意修支渠，使渠水浪費，減少墾地的教訓，應為各地記取。生產會議對水利組織詳加討論，提出四種形式：

一、水利合作社。發動土地相連的幾家農民朋夥自辦或勞資合作興修小型水利（如打井、修吊桿、安水車等），如不願參加合作社而澆水者，可出水費。合作社按水費收入，不計負担，以資獎勵。

二、村水利委員會。這是農民管理本村水利渠務的羣衆性組織，由羣衆或受益戶民選，受羣衆督促，但在政策方針上，受代表會議及政府領導。為加強村代表會議對水利委員會的領導，村生產委員成水利委員可參加上述委員會為當然委員，水利委員會之任務是修補渠道，調解糾紛，收管水費，貫徹執行水規水章。

三、水利推進社。是各縣政府專用以推動興修水利事業的組織，任務是發動組織羣衆，幫助測量、介紹水利經驗及其他技術指導，辦理水利貸款。

四、水利局。這是在大水利地區建立的國營企業，興修較大水利工程並管理所屬渠務。它是政府組織部分，受政府領導，其經費由政府撥給基金或銀行貸款，渠道修成後向用水農民徵收水費，水利局本身亦可經營農場獲得農業收入。

關於治河道，會議聽取各地代表關於河道失修造成災害的報告：汾河兩岸情況甚為嚴重，靜樂縣婁煩鎮過去是一大市鎮，鎮周圍園子地甚多，連年被洪水冲刷，毀壞不少，現河道距市街房屋不過數尺，威脅甚大。靜樂縣城城墻下現亦成河道，如不修修，城墻亦有冲毀可能。嵐縣之碾口鎮及五寨城附近之二道河，亦有同樣情況，農民反映說：「新政權能把這河治好，比甚麼都頂事。」其他各地亦有河道加寬，沿河耕地逐漸減少的現象，可見治河問題成為目前重大問題。生產會議上決定除禁止繼續開墾山林荒地和太陡的山地外，並提出今年要用大力修河防水。個別地區打壩治河的經驗證明效果很大。如寧武三馬營村去年以三百個人工修一護村壩，保護了六十餘戶人家和三百多畝平地。寧武麻峪案也是在救災中用以工代賑辦法花了三百個人工修壩，便保護了三百多畝水地，政府僅貸糧三石。根據這些經驗，決定治河的基本方針仍是由當地農民出錢出力，較大工程由全縣人民集資。盡可能不要依靠政府財政開支，政府可多在技術上和領導工作上予以幫助。並決定治河工作可在水利組織的領導下進行。

邊區生產會議決定
建立七處農試場

（本報訊）邊區生產會議決定在興縣、離石、崞縣、山陰、朔縣、五寨及河曲等七縣各建立一處農業試驗場，興縣農場受行署領導，稱「晉西北農場」，各專署所在地之農場為中心農場。各農場任務是研究和指導農民精耕細作，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推廣優良品種，可能時，並培植樹苗、交配牲畜，治牲畜病等，各依其具體條件確定中心業務。農場應有一定數量土地作為實驗區，但其工作方法不是與農民隔絕孤立地進行場內實驗，而必須是首先從當地土壤、氣候、作物和耕作技術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吸收民間優良農作法和選擇優良品種，推廣到羣衆中去。因此農場人員須密切聯繫羣衆，隨時進行羣衆工作，認真貫徹場外工作為主、場內工作為輔的方針。至於農業科學技術及外來品種，經農場試驗成功後，再行推廣。現各縣正積極籌辦。

新華社社論

評國民黨對於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

「政府自抗戰結束以後，即以和平建國方針力謀中共問題之和平解決。經過一年半之時間，一切協議皆為中共所破壞，故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戰犯名單，將政府負責人士亦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橫蠻無理，鄙而易見。中共如不改變此種作風，則和平商談之途徑，勢難尋覓。」

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發特別宣傳指示關於戰爭責任問題的全部論點。這個論點，不是別人的，是第一名戰爭罪犯蔣介石的。蔣介石在其元旦聲明裏說：「中正為三民主義的信徒，秉承國父的遺教，本不願在對日作戰之後再繼之以剿匪的軍事，來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戰甫經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協商、軍事調處的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不意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共黨對於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定的步驟見諸實施。而最後更發動其全面的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在蔣介石發表這個聲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某權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個戰犯名單，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這個蔣介石。戰犯們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責任，只有將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一個法子。可是這是不調和的，共產黨既然應負發動戰爭的責任，那末，就應當懲辦共產黨。既然是「匪」，就應當「剿匪」。既然「發動其全面的叛亂」，就應當「戡亂」。「剿匪」、「戡亂」，是百分之百的對，為什麼可以不剿不戡了呢？為什麼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後，一切國民黨的文件一律將「共匪」改成了「共黨」呢了

孫科覺得有些不妥，他在蔣介石發表元旦聲明同一天的晚上發表廣播演說，對於戰爭責任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論點。孫科說：「回憶三年前，當抗戰勝利的初期，由於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由於國家需要積極建設，由於各黨派對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認識，我們曾經集合各方代表和社會賢達於一堂，舉行過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謝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先生的善意調協，我們也曾經商定了一個和平建國綱領和解決各種爭端的具體方案。假如當時我們能將各種方案及時實行，試問今日的中國應該是如何的繁榮，今天的中國人民應該是如何的幸福呢！可惜當時各方既未能完全放棄小我的利害，全國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進這個和平運動的成功，遂致戰禍復發，生靈塗炭。」

孫科比較蔣介石「公道」一點，你看，他不是如同蔣介石那樣，將戰爭責任一塌括子推在共產黨身上，而是採取了「平均地權」的辦法，將責任平分給「各方」；這裏也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會賢達。不寧唯是，而且「全國人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同胞一個也逃不了責任。蔣介石是專打共產黨的板子，孫科是給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全國同胞每人一板子，連蔣介石，也許還有孫科也得捱上一板子。你看，兩個國民黨人，孫科和蔣介石，在這裏打架。

第三個國民黨人跑上來說，不然，照我的意見，責任應全歸國民黨。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總統」的身份發表了一個聲明。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他說：「在八年抗戰之後，繼之以三年之內戰，不僅將抗戰勝利後國家可能復興之一綫生機毀滅無遺，而戰禍所及，黃河南北，田園廬舍慘遭摧毀荒廢，無辜人民之死傷成千累萬，妻離子散，啼飢號寒者到處皆是。此一絕人寰之浩劫，實為我國內戰史上空前所未有。」

（下接第二版）

大多數國民黨機關人員
不願跟戰犯一路走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國民黨反動派死硬集團不但早已在人民羣衆中完全孤立，而且現在在其統治機構內部也已經完全孤立，在南京、上海、廣州、青島，情形都是如此。據美國帝國主義的美聯社上海十五日電透露：青島的國民黨市長和警察局長都逃跑了，但所有下屬都已經留下來。國民黨市長及警察局長「預料他們的下屬將為共產黨所接受」。該社四日南京電稱：『許多政府官員紛紛討論逃避共產黨好呢，還是留在南京好。這已經給中國語言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白華人」。這個名詞流行在南京和上海，用以描繪為逃避共產黨而離開祖國的政治流亡者。當那些害怕共產黨的人們討論他們的困難局面時，通常聽到這樣的語句：「我不願意當白華人——我要留在這裏」。』在死硬主戰的孫科的「逃離內閣」宣佈在廣州開始辦公的一天，該地許多國民黨官員卻表示了和孫科們相反的態度。據法新社廣州五日電稱：「法新社所能接見的人士，都表示希望內戰不久就停止。看來他們誰也不把共產黨人認為敵人，大多數人已厭戰和灰心。」

滬寧、滬杭甬鐵路工人
罷工鬥爭獲得勝利
上海法商電車工人罷工正堅持中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與上海交通汽車公司工人的罷工同時，滬寧、滬杭甬兩鐵路工人和上海法商電車公司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工資的低微和物價的高漲，已使工人生活難以維持下去，所以罷工的工人都要求按照米價合理調整他們的工資。滬寧、滬杭甬兩鐵路工人的罷工，從十五日至十六日堅持了兩整天。他們中的數千人曾於十六日晚集體坐上火車開往上海，向路局請願。為阻止他們，當局派了大批軍隊前去鎮壓，並拆毀了上海西郊附近的一段路軌，以阻止「罷工工人專車」的到達。但在工人們頑強的堅持下，國民黨鐵路局終被迫答應了他們一部分的要求。法商電車公司的罷工，至十六日晚仍未獲得解決。

評國民黨對於戰爭責任問題的答案

（上接一版）李宗仁在這裏出的是無頭告示，他也沒有說國民黨應負責任，也沒有說共產黨或者別的方面應負責任，但是他說出了一個事實，這個「慘絕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別的地方，而是出在「黃河以北」。在黃河以南直至長江，黃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誰在這裏造成這「慘絕人寰的浩劫」呢？難道是這裏的人民及人民的軍隊自己打自己造成的麼？李宗仁是做過北平行營主任的，桂系的軍隊是和蔣系軍隊一道打過沂蒙山區的，所以他有確實的情報，知道這種「浩劫」的地點和情況。如果說，李宗仁說的什麼都不好，那麼他說的了[illegible]句是實話總算是好的。而且他對這場戰爭起的名稱，不叫「戡亂」，或「剿匪」，而叫「內戰」，這在國民黨方面來說也算一個別致。

根據李宗仁自己的邏輯，在同一個聲明裏他說：「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願即開始商談。」李宗仁知道，八條件的第一條就是戰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內。戰犯之應懲辦，這是「浩劫」的邏輯結論。為了這一點，至今國民黨死硬派還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謂「毛澤東一月十四日聲明所提八點為亡國條件，政府原不應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張膽，是有原因的。當蔣介石還沒有「引退」時，死硬派，原來想批駁八條，後來蔣介石一想不妥，決定不駁，大概是認為駁了就絕了路了，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當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張君勱從南京回到上海發表談話說：「關於中共所提八項條件，政府不久即可能發佈另一文告，提出答覆」的時候，中央社即於晚間發出通報說：「國播選電張君勱談話一稿，請於電文末加註按語如下：張氏談話中所說政府不久即發佈另一文告一點，中央社記者頃自有關方面探悉，政府並無發佈另一文告之擬議。」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發表引退聲明，並無隻字批評八條；並且把他自己的五條也取消了，改變為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下以致和平之功。憲法、法統、軍隊等項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於承認以中共的八條為談判基礎，國民黨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出面反對，只能吞吞吐吐地說一聲「政府原不應接受」。

孫科的「平均地權」政策是否堅持不變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孫科「遷政府於廣州」以後，二月七日發表演說，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他說：「半年以來，因戰禍延長，大局發生嚴重變化，人民痛苦萬狀。凡此種種，均係過去所犯錯誤、失敗及不合理現象種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勢嚴重之後果。吾人深知中國需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一日不能實現，則中國之問題始終不能解決。追憶本黨總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義親自遺交本黨，冀其逐步得以實行。苟獲實行，絕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們請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在這裏，不是平分責任給一切黨派和全國同胞，而是由國民黨自己扭負起來了。孫科將一切板子都打在國民黨的屁股上，使人們覺得甚為痛快，至於共產黨呢？我們的行政院長說：「吾人試觀中共能以誘惑及麻醉人民，亦無非僅以實行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一部分，即平均地權一節為號召。吾人實深感慚愧，而加強警惕，重新檢討過去之錯誤。」謝謝親愛的院長，共產黨雖然尚有「誘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總算沒有別的滔天大罪，或竟免打，獲保首領及屁股而歸。

孫院長的可愛，尚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說裏又說：「今日共黨勢力之蔓延，亦即係吾人信仰之主義未能實行之故。本黨在過去一

離石分區 總結出去年生產經驗

（離石分區訊）一月十六日，專署召開生產會議，總結了全分區一九四八年的農業生產和副業生產，並佈置了一九四九年的生產（將另有報導）。現將四八年生產總結報導如下：

種宿麥翻秋地的數量大增

（一）由於發動群眾早種，搶種，使全區絕大部分土地按時下種。首先發動群眾多種旱田，全分區夏田產約十九萬石，每人平均收穫二斗五升到二斗六升，秋田可產粗糧七十四萬大石。種宿麥五十二萬六千二百[illegible]畝（離石統計了三十九個行政村），種宿麥數超過四七年的百分之十二，中陽超過四七年的百分之二十。根據臨、中、方三個縣不完全的統計，共開荒地五萬一千零六十七畝。全分區秋翻地五十萬零五千九百餘畝（缺五十七個行政村），其中臨縣秋翻地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中陽佔百分之十四。春秋兩季興修與恢復的水地，據不完全統計，全分區共為六千一百八十九畝，灘地兩千零三十一畝，打壩二百八十七畝。其中以離石做的最好，夏秋兩季共興修水地兩千二百畝。

增加牲畜榨油積肥 給今年農業生產打下基礎

（二）增加牲畜，開闢肥料來源，為一九四九年農業生產打下基礎。全分區增加羊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一隻，其他牲畜如牛、驢、騾、馬亦均有增加，如臨縣三區去秋即增加耕牛二百條。特別顯著的是全分區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駱駝。作坊亦有很大發展，四七年全分區共有油坊七十二座，四八年即增至一百七十四座，共榨油六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斤，出麻餅二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三十四斤。除此而外，各地農民還以拾糞、漚青肥等方法，從多方面開闢肥料來源，給今年農業生產打下基礎。

（三）擴大了勞動力，提高了群眾勞動積極性，各地並有很多婦女參加了農業生產。根據臨縣四區及其他地區部份材料看，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的已達百分之五十左右，個別村莊有達百分之七十的。離石四區一些村莊在生產運動中改造了二流子，督促其從事勞動生產，使農村勞動力擴大。中陽如[illegible]村百分之八十的群眾參加了冬季各項副業生產，臨縣[illegible]家咀村十三家貧僱農都買進耕牛三條，勞動生產熱忱大大地提高起來，表現了十足的農村新氣象一例。

獲得成績的原因

（一）領導思想對生產較前重視，批判了一切對生產不負責任的領導思想和作風。分區在生產會議上，會對領導群眾生產的錯誤觀點作了批判；分區也加強了對各縣生產工作的領導督促。如離石縣普遍檢查了各區災荒情況，發動了生產救災。該縣一區檢查出幹部中存在着不深入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的作風，經實際調查後，發現出八百餘畝荒地，以此教育了該區幹部，深入發動了群眾的搶種運動。七月份生產會議，又嚴重地批評了不關心群眾生產的錯誤思想。如臨縣在幾個會議後，於九月份召開了整黨會議，對五區武家坪放下貸糧餓死人的嚴重錯誤作了沉痛的檢討，從而加強了幹部對群眾生產的領導，並在會上規定了定期檢查督促，總結經驗的工作制度。入秋以來，該縣召開過五次全縣區書、區府主席、建設助理員會議，使生產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得到解決，該縣一區的翻秋地取得很大成績。超過了原訂計劃。

（二）各級領導按照各地情況訂出了生產計劃，有了明確的奮鬥目標。例如中陽、離石有計劃的領導群眾進行種宿麥、開紡織，收穫很大。

領導生產中的缺點與錯誤

（一）有些領導同志認為經過土改，農民獲得土地和生產資料，生產工作就會順利地進行，形成盲目樂觀，忽視了四七年嚴重災荒給四八年生產所造成的困難。而且對土地分配中尚存在的問題，也未深入研究，及時發現與解決。如各地未從發展生產着眼，在分配鬥爭果實上，普遍犯了分散平均的傾向，當時全分區農民共得到果實糧四萬餘大石，本來有條件可以爭取不餓死人，但由於上述毛病，致全分區荒地五萬餘畝，並發生餓死人的現象。臨縣白文區災荒嚴重時，沒有很好地領導群眾生產救災，卻把一部份幹部集中區上開會，對與新區委的移交事宜，結果放鬆了對群眾生產的領導。

（二）有的縣區沒有建立明確的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制度，犯了事務主義作風。各級黨委、政府沒有專人負責領導生產，很少定期研究生產中的具體問題。如中陽多採用一攬子會佈置生產，表面看來是讓大家負責，實際上形成自流。離石因公糧工作把冬季生產工作擠掉，結果冬季生產只停留在計劃上。（三）忽視依靠代表會議領導群眾生產。縣區幹部下鄉後，不通過代表會議解決生產中的問題，常是一種手工業的領導方法，或包辦代替的作風，因而常縣區幹部一走，工作就消沉了，使任務不能貫徹到村。（四）在領導群眾進行冬季生產中缺乏深入調查，使多數計劃不切合實際，結果對生產計劃流於形式。如有的地區不管實際條件如何，死撥每人完成一斗米的冬季生產任務。有的地方因不發動群眾，由上而下硬叫訂計劃，引起群眾怕出負擔的誤解，而領導亦未深入檢查。至於把群眾生產數目字統計起來當作成績的形式主義作風，也發生過。（五）貸糧上有單純救濟觀點，忽視通過貸糧組織群眾生產。離石六區貸糧一千四百五十石，大部未用於生產，所以有的地方貸糧後發生浪費現象。加之只貸不收，造成部分群眾依賴公家的思想，結果公家吃虧了一部分貸糧，對備荒抵禦群眾擴大生產，造成損失。（閻[illegible]武堯）

崞縣白村深入整黨中 整頓黨員的思想作風

結束整黨後，土地證亦已填發完畢

（雁南分區訊）崞縣二區白村在整黨工作中，首先在黨內外發揚民主進行醞釀，消除了顧慮；然後又按照黨章和「黨員讀本」聯系實際，教育黨員，並邀請群眾代表參加整黨會議。經過黨內外的反覆檢討，最後分清是非，鑑定黨員，得出結論，提高了黨員的思想，密切了黨與群眾的關係。該村支部於一九四六年冬季建立，現有黨員十六人，都是中貧農成份。一般黨員的入黨動機是：入了黨可以當幹部，比群眾「高一等」；發展黨員時，只要對敵鬥爭堅決，即可入黨；有些黨員認為，只要能保守黨內秘密，就夠黨員的資格，因此組織上入了黨，但並未建立為群眾服務的思想，再加黨內生活鬆懈，平時對黨員缺乏教育，所以少數黨員中的自私自利和脫離群眾的現象，不能及時克服改正，黨內的團結因此也不好。在公糧工作中雖有初步發動，但沒有把實際問題提到思想和政策的高度去進行教育，因此效果很小。整黨開始時，黨員中有怕報復、怕丟人、怕受分、顧慮；而群眾認為整黨與自己無關，同時對黨和解放區及民主政府的[illegible]係[illegible]不清楚，針對一般情況，首先在黨內外了解黨的性質和作用的問題，團結了積極分子，分別召開支部黨員大會和群眾會議。在黨的會議上，對黨員講解了整黨的目的後，大家開始進入批評與自我批評。會上提出宣掌才同志（現任村主席），曾經用過政權村公所的關係，給黨員郝林熬、王尚官開路條，到大司販買違禁品，並因為和郝林熬爭私利鬧意見。（按：該種行為不但是違犯法令的行為，用欺匪的證明開路條也是失去立場的行為，應該讓同志們更深刻認識這種錯誤的性質，而且私自利用是產生這種行為的根源，因此，

[illegible]

最大之錯誤，即保黨內若干人士過分迷信武力，對內則爭權傾軋，坐遺敵人分化謀間之機會。及至八年抗戰之後，本爲實現和平統一千載難逢之時機，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糾紛之計劃，不幸未能貫澈實施。人民於迭年戰亂之後，已感待休養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響士氣之消沉，以致軍事步步失利。蔣總統俯順民情，鑒於軍事方法之未能解決問題，乃於元旦發表文告，號召和平。」好了，孫科還一名戰爭罪犯，沒有被捕，也沒有被打，即自動招供，而且供實無誤。誰是迷信武力，發動戰爭，及至軍事方法未能解決問題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國民黨，就是蔣介石。孫院長用字遣句也很正確，他說過分迷信武力的是他們黨內的「若干人士」。這一點，對於中共僅僅要求懲辦若干國民黨人，把他們稱之爲戰爭罪犯，而不要求懲辦更多的更不是全體的國民黨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們和孫科之間，在這個數目字上並無爭論。不同的是在結論上。我們認爲，對於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國民黨「若干人士」，必須當作戰犯加以懲辦。孫科則不同意這樣做。他說：『現共方之遲遲不指派代表，一味拖延，顯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爲目前業已羽毛豐滿，可以憑藉武力征服全國，故拒絕先行停戰，其用心亦極顯然。余茲須鄭重提出者，即爲求獲得永久之和平，雙方必須以平等資格進行商談，條件則應公平合理，爲全國人所能接受者。」這樣看來，我們的院長又有些不可愛了。他似乎認爲懲辦戰爭罪犯一項條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這些話和二月十三日國民黨宣傳部的特別宣傳指示對於戰犯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是一樣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張胆提出反對，較之李宗仁劝於承認以懲辦戰犯爲談判基礎條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孫院長仍舊有可愛的地方，這即是他說共產黨「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現在「遲遲不指派代表」和「拒絕先行停戰」這兩點上，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發動[illegible]人民的戰爭。夫「遲遲不指派代表」者，是因爲確定戰犯名單是一件大事，要是「爲全國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實際，「全國人」（但不包括戰犯及其幫兇）不能接受，故須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時間，並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孫科之流頗爲不快。但是這也不能一口斷定即爲「亦正迷信武力」。大約不要很久，戰犯名單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談判就可開始，孫院長就不能說我們「迷信武力」了。

至於「拒絕先行停戰」，這是服從蔣總統元旦文告而採取的正確態度。蔣總統元旦文告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以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孫科的行政院於一月十九日做了一個違反蔣介石上述文告的決議，說什麼「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並各指派代表進行和平商談」。中共發言人曾於一月二十一日給了這個不通的決議以嚴正的批評。不料該院長充耳不聞，又於二月七日亂說什麼中共「拒絕先行停戰」，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連蔣介石那樣的戰爭罪犯，也知道停止戰爭恢復和平，沒有「商談」是不可能的，孫科在這點上比蔣介石差遠了。

人們知道孫科之所以成爲戰犯，是因爲他一向贊助蔣介石發動戰爭，並堅持戰爭。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還說：「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一月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他就是國民黨內「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現在他站在一旁說風涼話，好像他並沒有迷信武力，三民主義沒有實行他也不負責任。這是不忠實的，無論在國法，或者在國民黨內正黨法，孫科都逃不了罪責了。

各地解放軍 熱烈學習毛主席聲明

一致認爲：不鬆懈戰鬥努力 眞正的和平才有保証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各地解放軍在熱烈地學習毛主席一月十四日的聲明，並一致認爲：只有如毛主席所號召的那樣；不鬆懈戰鬥努力，真正的和平才有保證。平津地區解放軍第二十兵團，在慶祝平津解放的歡樂聲中，仍積極進行學習。他們用討論、辯論、回憶、訴苦等方式，深入領會八項和平條件的意義。一位戰士回想起一九四六年蔣賊在發動內戰前也會要假和平的把戲時說：「國民黨反動派這次和平的陰謀，其實就是過去的『花樣』。」某部工兵營二排長趙書聲說：「我革命十年啦，想當年打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隊，餓一頓，飽一頓，衣裳補滿補釘，才打出今天的勝利來。反動派又要什麼『和平』，咱們一不小心，上了他媽的當，十年的命就白革了！我的意見是堅決實行毛主席的八條，把革命進行到底。」兵團司令員楊成武將軍，六日在兵團直屬隊慶祝平津解放大會上，號召全軍指戰員加緊習文練武，進一步正規化，用行動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太原前綫解放軍連同晉中各界人士二萬餘人，六日在榆次城舉行的慶祝平津解放的大會上，發出通電擁護毛主席聲明，反對國民黨賣國賊「政府」的假和平。副司令員周士第在大會上指出了閻匪仍圖作無效的頑抗和輸事實後；肯定地說：「我們一定要而且不久就要解放太原。」閻匪及其所屬官兵要在北平與天津的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敵人如果不接受毛主席八項條件，就只有等着被殲滅的命運。」

陣中前綫解放軍某部在學習時，各連先以兩三天時間分別舉行小型座談，然後召集全連軍人大會自由討論。很多同志都能從歷史上及自己切身的經歷中認識八項條件的正確性和國民黨求和的虛偽性。[illegible]敘述他[illegible]的時候，他說：「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第一天下了停戰令，第二天國民黨就派兩個師來攻我們了。」特務連戰士鄭福義在卓套檢討自己的思想說：「一九四六年在卓由討論和平時，我以爲真正能夠和平，結果是假的。現在經過兩年半的血戰，國民黨被打垮了，他又來要這一流氓手段，這次我算真正認清楚這些傢伙了。」

在集堆起義的前國民黨一零一師全體官兵也熱烈地學習了毛主席聲明，劉運周師長根據他過去的親身經歷，詳盡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要和平是假的。他說：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即停戰協定前幾天）蔣介石就給所有的國民黨部隊下秘密攻擊令。那時和我在一起的整編旅長，每人都發一份密令。

華北冀魯豫軍區的地方武裝經過學習以後，大家對時局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表示：蔣介石或其他反動分子的和平陰謀，是迷惑不了全國人民的眼睛的。

僞裝進步之美間諜女記者 史特朗在蘇聯被捕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曾經僞裝進步面貌的美國間諜女記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已於二月十四日被蘇聯國家保安機關在莫斯科逮捕。據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稱：史特朗是乘蘇聯某些對外聯絡官員的疏忽而混入蘇聯的，她將於日內被驅逐出境。她的罪名是進行反蘇的間諜和破壞活動。

正在兇惡地迫害美國一切真正的進步革命戰士和進步分子的美國政府，對於這個表面上曾經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間諜的被捕，並不掩飾它的焦急。據法新社華盛頓十七日電：美國國務院承認：美駐莫斯科代辦柯勒已兩度要求會見史特朗。

慶祝反法西斯勝利十五週年 巴黎數十萬人民大示威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據塔斯社巴黎訊：此間於十三日舉行有數十萬人參加的巨大示威，慶祝法國勞動人民與民主人士對法西斯政變取得勝利的十五週年紀念。遊行隊包括法國共產黨、法國總工會、單一社會黨（按：該黨原爲法國社會黨的組成部分之一，因不滿社會黨右翼領導機關的反動政策，於去年九月底與社會黨分裂，另組成單一社會黨，總書記爲布朗古爾。）、和平與自由戰士社、法國婦女聯合會、抵抗運動和退伍軍人等組織及巴黎人民；他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販子，爭取民族獨立，爭取實現勞動人民切身要求及爭取越南的和平。示威者持有紅旗及巨幅標語，上書：法國人絕不與蘇聯作戰！打倒大西洋公約；打倒馬歇爾計劃！向全世界和平的大保壘——蘇聯致敬。

法國簡訊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法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頃發表公報，號召法國勞動人民擴大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鬥爭。該公報指出：法政府奉行的反動政策，帶來了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惡化。

馬科斯將軍發表公開信 堅信希民主軍最後勝利

（新華社陝北電）塔斯社報導：自由希臘電台於八日廣播馬科斯將軍致希臘人民和希臘民主軍的公開信。馬科斯提到他因病致使健康嚴重惡化，因此不得不辭去希臘臨時民主政府主席和希臘民主軍總司令的職務。公開信稱：根據臨時民主政府的命令，已於格拉姆斯戰役之後立即成立最高軍事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現正勝任愉快地指導着人民革命戰爭。在臨時民主政府未作最後決定之前，[illegible]約安尼第斯執行政府主席職務。馬科斯指出：在此艱險之時，我就毫不動搖地深信我們的最後勝利。我們的敵人將試圖利用我的辭職來反對我們，但是，我們的勝利將使他們緘口結舌。自由希臘電台並播發臨時民主政府的公報稱：在馬科斯將軍因病辭去臨時民主政府主席之後，臨時民主政府特命副主席約安尼第斯執行臨時民主政府主席職務。

希臘民主軍輝煌戰績 一月份殲敵五千

攻入佛羅里那城殲敵千餘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希臘民主軍一月份獲得殲敵近五千人的巨大戰績。據電通社報導：希臘民主軍總部發表一月份的戰績公報稱：民主軍共殲敵一千五百七十八人，傷敵兩千三百四十餘人，俘敵一千零三十一人。在同一期間，有一千五百餘人參加了民主軍。民主軍共擊毀敵人坦克十三輛、火車六列、飛機三架；破壞橋樑六十三座、鐵路綫三千九百公尺、電綫桿一千二百三十根；繳獲重迫擊砲四十餘門、輕迫擊砲三十五門、重機槍三十二挺、輕機槍一百八十三挺、步槍、騎槍一千二百七十九支、子彈三百一十六萬四千發、迫擊砲彈一萬餘發、汽車二百一十三輛、電綫二十八萬公尺。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自由希臘電台十四日廣播民主軍作戰公報稱：民主軍強大部隊，於十一日至十二日夜對西馬其頓重要城市佛羅里那城發動攻勢，該城駐有八千保皇法西斯軍、三百憲兵及一千名其他守敵。民主軍佔領了[illegible]利弗塔高地，並於十二日五時在該城市中心進行激烈巷戰。擊斃保皇法西斯九百五十二人，俘虜八十人，毀敵坦克二輛、裝甲汽車十一輛及大批彈藥與汽油。民主軍於十三日夜撤離該城。敵人曾向民主軍反攻七次，均被擊退。在此戰鬥中，敵人又傷亡一百一十人。

北平一片新氣象

（新華社北平十八日電）北平解放剛剛兩週，全市已開始呈現新氣象。繼四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宣佈接管僞北平市政府之後，二十個區政府即告建立。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的嚴肅認真的作風和吃苦耐勞的工作作風，受到廣大市民的讚揚。自解放軍入城後，物價日趨穩定，日用必需品的供應亦極爲充裕。煤、糧、油、鹽均源源運到，僅十日一天就運到糧七十餘萬斤，白油二十萬斤，食鹽三百噸，煤炭一千三百噸。市內公用事業已全部恢復，現自來水每日可供水三萬二千噸。兩萬部電話機都已通話。電力供應極爲充足，城內每日受電量爲兩萬三千基羅瓦特，城內市內所需電力與照明都已足用。解放前，城內每日受電三萬餘基羅瓦特。但市內每隔一日，仍受分區停電之苦，因那時國民黨的軍政機關和特務機關大量偷竊和霸佔電力，煮飯用電，燒水也用電，而且毫不節省電，這種現象現在已完全消滅了。電車已有七條路綫恢復，每日乘客約在兩萬五千人左右。過去國民黨軍人和特務都是不買車票，他們每天至少佔全部乘客的一半，市民常常被擠得不能上車，電車公司也賠累不堪。現在這種「無票乘客」已完全絕跡了。平漢北段、平包、北寧、平門（門頭溝）、平密（雲）等鐵路都已通車，旅客感到方便。許多市民攜帶簡單的行裝，坐上人民的火車，愉快地去看望在老解放區的家人和親友。從十日開始，北平與華北、華東、東北、西北、中原等五大解放區已開始通郵。僅十三日一天，從北平發出的平信即達二六八一一件，收進平信一一四八四件。城內各交通要道上，都貼滿了革命標語和各種[illegible]，成天吸引着大量的觀眾。[illegible]大中學的宣傳隊，舉行宣傳講演和街頭劇，宣傳市民，他們[illegible]歌和秧歌，[illegible]家庭走上街頭，一起歡樂唱，慶祝解放。

陳錫聯司令員會見了媽媽

——南征散記——

杜宏·曾克

部隊從皖西轉到麻城，正在部署配合平漢戰役的軍事行動。

十二月九日的清晨，在新田舖，一家做爲司令部的堂屋裏，像平日一樣緊張而嚴肅。電話耳機一直離不開趙參謀長的手。忽然，他驚喜的叫了一聲，並且立刻叫陳司令員說：「快來，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縱隊找去當嚮導了。」陳司令員把眼睛離開了地圖一下，沒有當成一回事情的笑了一笑，又和關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趙參謀長聽完了來話，把耳機放下，跑過去拉着陳司令員又說：

「嗯，不是給你開玩笑，老太太今天就來看你了。」

這時，司令部人們的注意力才開始集中在這個突然得到的、令人驚喜的消息上。趙參謀長把在電話上聽到的情形，講給大家聽：六縱隊昨夜行軍，找到一個青年做嚮導，這個青年人在帶了幾站路後，要求回去。因爲他家裏只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母親，哥哥當紅軍走了二十年。戰士們就向他詢問哥哥的姓名，當青年人一說出是陳錫聯的時候，很快就被帶到司令部。……

當天上午，一輛手推車停在司令部的門前了。警衛員們把一位穿着醬色新衣衫的老太太，看起來很健康的老太太迎進屋裏。

司令部裏站滿了人，大家都在熱烈的歡迎這位紅軍的母親。陳錫聯同志還未上前去認，大家就把老太太圍得緊緊的。亂嚷嚷的講道：

「老太太，你看，那個是你的兒子？」

這位老太太，被包圍在這麼多熱情懽愉但都是陌生的人羣中間，由於滿心喜悅，沒有顯得絲毫畏怯。她一面很自信的講道：「我認得，我認得。」一面把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輪轉的用力探索着。

「母親！」陳錫聯同志禁不住的叫了一聲。老太太搜尋的目光立刻停止了。她不顧一切的撲上去，雙臂就把兒子緊緊的抱住了，嘴裏不住的說：

「是啊！我認得的模樣還沒有大變……」

語聲有些哽咽。滿屋的人都感動得鼻子有些發酸。老太太揉揉眼睛，慢慢平靜下來。她才瞇起眼睛，從上到下細細的打量着兒子，並且不時的用手去撫摸兒子的前額。陳錫聯同志有些羞澀的問母親：

「我變了嗎？」

母親連連的回答：

「就是胖了些，高了些……」

陳錫聯同志讓母親在椅子上坐下，老太太抓住兒子的手，只是在流淚。

「不要哭呵！這樣多的人……」兒子安慰她。

這位具有剛强性格的老太太，馬上沾乾了眼淚說：「好，我不哭。」

母子二人開始敍起家常來了。陳錫聯同志用着回憶般的口吻，輕輕的說：

「十九年沒有見面了！」

「不只呵！該整二十年呀！」母親更正着。

「我記得只有十九年吧！」

「二十年一點也不錯。」母親固執的說。「這二十年，我是一年一年數着熬過來的，一年有一年受的苦，還會記錯了」

陳錫聯同志沉默了。他靜靜的聽着母親二十年來被迫害的、苦難生活的血淚敍述。老太太一夜也沒有停止。一幕幕往事的影子，又一次的在老人記憶裏復活了。她還記得淸淸楚楚，一九三〇年，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暴動起了，紅軍，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窮人坐天下，自己的孩子也結束了放牛娃的挨打日子，受氣，沒吃沒穿的苦日子，參加了紅軍。但是，第二年，幸福的日子就被蔣介石匪幫搶去了。連過去分的那個吃飯碗，也給搶走了。她知道，幸福的日子還會有的，那就是兒子同紅軍勝利回來的時候。二十年來她用這堅定不移的信念等待着兒子，今天，兒子終於又來到自己眼前了。

「那麼，我走後你怎麼樣生活的呢？」陳錫聯同志問。

「討吃要飯，我過了好幾年。」老太太痛苦的說。「開初，得不着你的信，都說沒有你了。大前年，可又傳說你在山裏有了紅軍，我要着飯去找你，差點病死在道上……」

「這一回，你可聽說我回來了？」

「你們一過黃河，傳說就有了。有的說你負了大責任了，有的說帶着好多隊伍，我半個月來就沒有睡覺。十月間打下了黃安，叫你兄弟上黃安去打聽，光說你在那裏，可不知道是真是假……」老太太越說越起勁，連一點疲倦的樣子也沒有了。「咱家還住過咱們的隊伍呢！我把家裏好吃的東西，都拿給他們吃啦。」

第二天一早，屋子裏又擠滿了人，連附近的老百姓也都來看母子重逢的喜事。陳錫聯同志有意的開始對母親談一些愉快的事，好把話題轉換一下，那些悲痛的話，一夜來再談是太傷老人家的心了。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說：

「這是你的媳婦和小孫孫，她（他）們過些天就回家來看你。」

老太太接過像片，把腳往門口挪動了幾步，在明亮的晨光中，將照片放在自己的嘴邊上，笑的合不攏嘴。陳錫聯同志把自己正鋪着的毛毯送給了母親，並且笑着問：

「你還需要什麼呀？」

這位幾十年來受盡痛苦折磨的老人，開始接受了幸福。然而，這幸福是革命給她帶來的。他那麼關切的說：「你還需要什麼呀？」

「看見你了，什麼也不要啦，原先我發愁死了買不上塊棺材板；現在，不想隱瞞，只想把老蔣消滅掉多活幾年才好。」

部隊晚上有行動，陳錫聯同志準備下午派人送母親回家。黃安這一帶畢竟還是一個不大穩定的新區，他想起昨夜母親所講的，由於自己革命，家中兩個叔叔都被慘害的情形，就體貼的和母親商量說：

「把你接到安定的地方去住吧！不的話，有個什麼情況，匪軍們又要來還害你！」

老太太拍着胸膛很强硬的說：

「我不怕，我就這條老命，看他們敢把我怎麼樣！過去他們來我說：我的事，我兒子，是那年那月幹紅軍走的，你想捉就捉我走吧！我本來就是打算死的，他們沒法我。現在你回來了，叫他們再來吧！光村上老百姓也不依我！」

吃過晚飯，司令部全體的人把老太太送出大門。她沒有露出一點離開的樣子，嘴裏還不斷的說：

「我知道，早點把老蔣消滅掉，我們就能早過團圓日子！」

小車子推着老太太，漸漸離我們遠了。我們抑壓不住激動的感情，唱起來了：

「我們要爲祖國而戰爭，保衛你呀！親愛的母親！……」

立刻，我們就出發向敵人去追攻了。……

（轉自中原日報）

〈劇開部隊〉

鑼鼓一打喜洋洋。
恭賀同志身體健康，
個個精神都飽滿，
人人殺敵都頑強。
解放軍本領真正強，
英勇殺敵在前方，
迎接更大的勝仗，
祝你們早日征長江。
今年打到江南去，
澈底消滅蔣家匪幫，
贏得全國的解放，
功上加功更光榮。

希臘全國軍事主動權轉入民主軍手中　美國經濟危機的火山已開始在震動了

——國際一週——

一月三十和三十一兩日，希臘共產黨中央在希臘西北部的格拉姆斯山區，舉行了第五屆全會。這屆全會是在希臘民主軍將在今年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召開的。全會討論了[illegible]形勢以後，指出了當前希臘形勢的兩個基本特點：一個是全國的軍事主動權已經轉入民主軍手中，另一個是美國的奴才雅典小皇朝的統治已進一步地土崩瓦解。財政經濟越發惡化，軍事危機更加深重，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佛立特的軍事指揮已完全失敗。全會通過了批評黨內右傾和機會主義的軍事偏向，並且指出這種偏向主要表現在認爲「沒有外援不能組成正規軍」，並且以小股游擊隊來代替革命正規軍的錯誤觀點上。決議分析了「這些右傾和機會主義偏向[illegible]」。決議[illegible]「恐美病」，保皇法西斯恐怖採取了妥協態度」。決議指明：雖然美國在公開干涉，但是有信心地指明：「如果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很好地完成任務，保皇法西斯和英美兩國是可能被打敗的」。決議規定了許多新政策：「不許發生有意的反人民行爲」，「不容許任何破壞法西斯的市鎮和沒收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財產」，「應在保皇法西斯軍事內部形成民主小組」，一粉碎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全會同時選出了以希共總書記薩查利阿第斯爲首的新政治局。全會並宣佈希共總書記沙哈利阿第斯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

[illegible]位美國反動政府公開拒絕斯大林關於商談和平公約的建議以後，正加緊進行其危害世界和平和妄想統治世界的侵略計劃——「北大西洋聯盟」的英、法、加、荷、比、盧六國代表已開始和參加「北大西洋聯盟」。另一方面，美國正在八日舉行秘密會議；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爲了堅決地反對瑞典、丹麥、挪威三國投入這個「聯盟」。蘇聯政府已於五日第二次向挪威政府提出聲明，揭破了挪威方面所喧嚷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揭破了挪威政府目前的「可能來自蘇聯的攻擊」的藉口。但挪威外長熱心的究竟是什麼呢？事實不是更勝於雄辯嗎？挪威外長闡明是一面宣稱一蘇聯的聲明將得到重視，而以後的研究」，一面接到一蘇聯聲明以後，即匆忙地把自己的身去爲美國盛軍事「聯盟」之鉤。然而，北歐三國統治集團在參加這個侵略「聯盟」時，他們不能不估計蘇聯對他們本身所存在的有利關係，也不能不考慮本國人民在高聲反對參加「聯盟」的憤怒情緒。這就是美國首先在瑞典碰壁的地方。瑞典外長恩典及總理埃蘭德已在九日分別發表聲明，拒絕與大西洋公約的國家聯合。

但是，儘管美國帝國主義還在裝着「其勢洶洶」的樣子，而還要裝腔作勢的向虎的真面目卻一天天地在暴露。美國經濟危機的脚步，是越來越近了。美國的農產品，一部份日用品的批發價格和股票價格，於四日起發生暴跌。穀類、滑肉食、羊毛、橡皮、棉花、肥皂等價格一概猛烈下跌，芝加哥的玉蜀黍每蒲式耳（約合三斗四升）於四日跌了五分五厘至七分七厘，七日又跌了二分至三分。紐約的棉花四日每包跌了一元二角五分至一元八角五分。美聯社三十五種商品價格的指數，七日續跌一元二角至一元八角五分。美聯社三十五種商品價格的指數，已跌到過去兩年中的最低點，從去年二月以來到現在，已經跌了二十六點以上。紐約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從去年一月四日到去年十二月十日，每一股跌了五元，七日又續跌；美國農產品價格自去年一月已下跌以來，一年來的最低水平。去年四八月至七月，雖曾因採取了許多人爲辦法而一度回漲，但自八月起又繼續回跌，至本月四日開始，這種下跌從緩慢變成了急速。而這使得美國政府對所有「企業家」不能不「當作來再發展的猛跌，索性緊急地注視着美國經濟危機的擴大。美國企業聯社」（美國物價的趨勢、馬歇爾計劃和對外的「援助」計劃，以及軍事擴張和「援外」計劃，並沒有把這些過剩的商品消化掉。據美國官方的統計，美國一九四八年出口總額爲一百二十六億九千萬美元，較一九四七年的一百五十三億元下降了二十一億之巨，這種出口下降的百分之五還要大得多。以上商品，實際上在市場上都出不去，使美國堆在倉庫裏的商品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去年十二月已到達五百四十四億美元的最高紀錄，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增加了一百億元之多。這種生產的相對過剩，便使物價猛跌、企業倒閉的浪潮開始湧起，紡織、製鞋、以及汽車、製造業已引起了減產和減產的危機。紡織、橡皮、收音機、卡車、電冰箱、汽車等工業都在減產，許多工業中心的五金製造工業也減產百分之[illegible]。同時，美國工業區的失業人數已有三百萬。同時，美國農民今年的生產量被迫縮減；小麥、棉花和糖的產量將減少。美國經濟危機的火山已開始在震動了。

今年一月，英、美、荷三國的工賊們企圖取消世界工聯，然而它們的陰謀已遭到了失敗。英、美、荷三國工會代表在世界工聯執委會會議上所提出的取消世界工聯的陰謀，已遭到了失敗。自美、英、荷三國工會代表從世界工聯執委會會議退出以後，世界工聯執委會即於一月十七日宣佈世界工聯決定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舉行世界工聯主席團會議。這次會議代表各國有組織的工人們的代表，不顧帝國主義分子的阻撓，堅決地擁護世界工聯，並宣佈在一月底舉行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加強世界工聯的組織，並委託英國職工大會執委會爲了保衛和平而執行世界工聯的任務，同時決定在今年六月在意大利召開第二次世界工聯代表大會。會議並通過了援助中國人民解放的決議，堅決擁護和平而鬥爭。世界工聯總書記賽揚在會議上宣佈，世界工聯已有的代表六千二百萬工人。世界工聯總書記賽揚在會議上發言表示，世界工聯不僅是世界工人的組織，而且還是一個保衛和平的世界工會的最大堡壘。美國國內各地方工會及英國其他許多工會，荷蘭工會已發出了一片抗議聲。